

夏衍著

春秋
逝去的
贤者

夏衍书信

沈宁 沈旦华 编

之傷。用于口。隔室。傳為鼻。喉。七。力。板。

公府親臨 嘉賓咸集 一不吝 南公 獨不與而

香儒子學報文苑
或子島嶼星度上

東坡先生集卷之四

拾遺集卷之八

不也。不可解。一。諸端。無。安。可。柱。石。時。

卷八 雜記

才足中區偏豐曰武豐
吳江偏中曰

判の紙を不_レ爲_レす
將_レ指_レひ_レ備_レ置_レは_レし_レす

卷之六

三月十八日 晴 穿不中 國三 北より、以

卷之九



中華書局

夏衍
著

春秋 逝去的 贤者

夏衍书信

沈旦华 编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秋逝去的贤者:夏衍书信/沈宁,沈旦华编. —北京:中华书局,2016.1

ISBN 978-7-101-11180-4

I.春… II.①沈…②沈… III.书信集—中国—当代
IV.I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94983 号

-
- | | |
|------|---|
| 书 名 | 春秋逝去的贤者:夏衍书信 |
| 编 者 | 沈 宁 沈旦华 |
| 责任编辑 | 周 语 方韶毅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 $\frac{1}{8}$ 插页 4 字数 230 千字 |
| 印 数 | 1-4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11180-4 |
| 定 价 | 42.00 元 |
-

出版说明

夏衍（1900—1995），原名沈乃熙，字端先，浙江杭州人。1915年考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1920年公费保送到日本留学，1921年入明治专门学校（今九州工业大学）学习，获工学学士学位。读书期间，夏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1919年“五四”期间参加学生运动，后参与创办进步刊物《浙江新潮》。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参加日本工人运动和左翼文艺运动。1924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后担任国民党驻日神田总支部常委兼组织部长。

1927年夏衍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开始从事工人运动及革命文化翻译工作。1929—1930年间参与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任“左联”主席团成员、执行委员、常务委员。1933年2月任党领导的电影小组组长。1935年发表短篇小说《泡》，第一次署用“夏衍”笔名。1937年后，在上海、广州、桂林、香港、重庆等地主编《救亡日报》、《华商报》、《新华日报》等进步报纸。1946年调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中央代表团工作。1947年赴新加坡接触东南亚文化界人士，返港后任中共中央南方分局成员，香港工委委员、书记。1949年4月到北平，后入上海，任华东军事管制

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同年9月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

建国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外交部亚洲司第一任司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上海市文化局局长、上海市文联主席、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影协党组书记等。“文革”期间，夏衍受尽折磨，锁骨、腿骨均被打断。1977年平反后恢复工作，历任政协常委、文化部顾问、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中顾委委员等。

夏衍是著名文学家，电影、戏剧作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组织者，同时在外交、统战、秘密工作和文化领导工作诸多领域也有杰出的成就。夏衍的一生见证了新文学运动的兴起和蓬勃发展，也见证了中国20世纪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夏衍的回忆录、书信和日记等自述文字，是了解夏衍本人，也是了解20世纪新文学运动和社会变化的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为此，我们整理出版了“夏衍自述文字”系列丛书。

此次整理出版，我们的编辑体例如下：

一、本次整理以《夏衍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本为底本，以单行本参校，其中文字有出入处，辨证是非，尽量从作者原意。

二、因资料搜寻不易，《懒寻旧梦录》中所提及的自传文章，如《别桂林》和《走险记》等，附在正文之后，以便读者翻检；书前增加了《日译本序（两篇）》；夏衍谈及的“两个口号之争”、“上海工作六年”以及“《武训传》事件”三篇专文，也作为附录放在书后。《春秋逝去的贤者：夏衍书信》所收345封书信依日期排序

并编号；已署年或据附录、注释等可推定年份者，按年分辑，年份不确者编入最后一辑，增补以*标记；月、日不全者据下限编入；其他情况，先从拼音，次依全集本排序。《岁月如水流去：夏衍日记》每一时期文字前皆有专文介绍背景，为便于读者理解，正文中部分外文词、人名、地名、专有名词等，做了简要的注释说明。

三、原稿中用字、标点与当下通行规范不合者，在不影响文意的前提下，做了规范处理。文本订正的过程中参考了底本的意见，对脱漏和笔误以〔 〕补正，模糊或残缺处以□标示，衍文以【 】标出。书信及日记中的部分外文已译为中文，日文内容用楷体，英文内容用斜体。

四、对文中个别易引起歧义或前后表述不一致处，为尊重原稿，仅以“编者注”形式注出，以示区别。

在“夏衍自述文字”丛书的编辑过程中，我们有幸得到沈宁先生的信任和支持，她提供了很多珍贵的手迹和照片，为丛书增色很多；同时，我们也得到沈芸先生和陈子善老师的大力支持，在得知丛书即将出版的消息后，他们慷慨惠赐尚未公布的夏衍书信，以减少遗珠之恨，在此一并致谢。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5年7月

我们的爸爸夏衍（代序）

沈 宁 沈旦华

我们的爸爸远行了。

多年来，当我们下班回家时，爸爸总在他那间小小的卧室兼书房里，坐在那张老式藤椅上，拿着放大镜看书、看报或者听着收音机，床上还蜷伏着他心爱的黄猫，房间里的一切都是那样安静平和。以前他也时常外出，去开会，去外地，或者是住院治疗，但不久他又会回到家里。现在，每当走进他的屋里，所有的一切还和过去一样，空气中依旧充满了昔日那熟悉的气味，在我们的心中，爸爸仍旧在这个家中，他并没有离去。

我们的爸爸是坚强又乐观的，不论处在何种环境，不会因遭受挫折而丧失信心。他不悲观失望，正如他自己说的：“十年浩劫伤残了我的肢躯体，但这不仅没有改变我的性格和信念，从噩梦中醒来，相反地似乎还增添了我的勇气。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几次大难不死，也许可以说是侥幸，但久经折磨而未改初衷，这是因为我对祖国、对人民、对全人类的解放还是抱着坚定的信心。”

爸爸的坚强和乐观精神时时感染着我们。爸爸常常对我们说：“人处在逆境时，若是不善待自己，不是更困难了吗？”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派把文化部领导人都关在文化部院内一座“大庙”里，他们被剃了光头，沈宁看了很难受，爸爸却笑着说：“没关系，洗头方便嘛。”那时候“黑帮”们每天要定时被“示众”，有的人为此睡不着觉，有的人喊冤，爸爸却风趣地说：“比较起来，‘示众’最简单，比回答那些逼供信的问题简单多了，没有什么。”有一次造反派来抄家，把正房都贴上封条，在乱哄哄抄家的时刻，爸爸不慌不忙，亲自搬了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到院子里，对我们说，你们吃饭可以用。

1966年12月4日，半夜两点多钟，一群红卫兵大声地按门铃，闯进家中，把爸爸从床上拖起来，叫他跟他们走。在这种时候，爸爸还很镇定，他低声问沈宁：“你身上有钱吗？”沈宁塞了5元钱给他。事后他还常常说起：“这5块钱可真派用场，我用它来买牙刷牙膏，毛巾，买香烟……”

眼看着那一大帮人拿着一大摞爸爸写的笔记本和文件，并把他押上汽车带走了。夜很黑，沈宁一直遗憾没有记住汽车的号码，从此之后，她养成了一个老要去记住汽车号码的习惯。第二天一早，大街上刷起了“热烈欢呼揪出彭罗陆杨和‘四条汉子’”的大标语，才知道爸爸是被造反派抓走了。

爸爸被抓走后，我们各处打听，但不知去向，后来从小报上看到，说造反派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争相抢夺“黑帮”来批斗，周总理才下了命令，把这些“黑帮”交给北京卫戍区管理，所以卫戍

区不定时派军人到家里来取生活用品和粮票，每次都能看到爸爸亲笔写的字条，看到这些条子真是叫人又心酸又兴奋：他还活着！1968、1969年一直没有他的消息，真是日夜担心。突然，1972年的一天接到通知，家属可以去探望他。我们全家——妈妈、沈宁、旦华、旦华的爱人以及我们的第三代赵欣和沈芸6人到府学胡同卫戍区去探望离别了6年多的爸爸。脸色苍白、瘦骨嶙峋的爸爸架着双拐站在楼梯口迎接我们，看到他这副样子，我们都不知说什么才好，倒是他先来安慰我们说：“不要紧的，我的腿是扭了筋，过些时候会好的。”其实他的腿是4年前被踢断的。那天他身体虚弱，走不动路，押解他的军人催他快走，猛力踢他一脚，他摔倒在地下，造成股骨胫骨骨折，但还得慢慢爬起来一拐一拐扶着墙走。不久，他因十二指肠溃疡，大出血，被送到空军医院抢救，医生说：“现在为了抢救你的生命，先止住血。”断腿得不到治疗，落下了终身残疾。

那次见面时，爸爸偷偷递给沈宁一张叠起来的手纸，上面用烧焦的火柴棍写着四个字：“不白之冤。”妈妈安慰说：“文革中，多少人家破人亡，我们家却增添了人口。你挂念的两件事都解决了：旦华在1968年结婚，沈宁也已经有了孩子。”爸爸宽慰地笑了。

1975年，爸爸架着双拐走出了秦城监狱。爸爸在8年7个月的监禁生活中受了很多苦，肩上的锁骨被打断，眼睛受到严重的损伤，落下一条残疾的右腿，但他回来后，从不对人（即使对家里的人）多讲狱中的事情。别人问他“文革”中的事，他也从来不肯多讲。他的身体逐渐恢复后，却常常对自己几十年来走过的道路进行严肃的、认真的反思。

爸爸虽然一直担任领导职务（在上海有一个时期兼职竟达三四十个之多），却没有官气。在我们的心目中，他永远是一个忘我工作的革命干部。他担任文化部副部长时，每天晚上几乎都要审查演出节目，审查新片或是参加外事活动，回家都很晚，但回家后马上又埋头批阅公文，每天秘书抱回来一大堆待处理的公文，他当天一定处理完毕。写文章和批阅公文他都是一个“快手”，他在思想感情上最厌恶高高在上的官僚习气，几十年从不利用职位搞特权。爸爸说，他一生中最喜欢的职业是当记者，他思维敏捷，下笔快，在编报纸时每天一篇社论，从不耽误。他知识渊博，但又很谦虚，不喜欢自称什么“家”，他说还是称“者”为好，如作者、记者、电影工作者等等。

爸爸一生过着俭朴的生活，他房间里只有几件简单的家具：一张床，几个旧书架，一个用以写字的小茶几，两把藤椅已经有50年的“悠久”历史。他就是坐在那张旧藤椅上写完了回忆录《懒寻旧梦录》和许多文章，直到最后。他生活兴趣十分广泛：喜欢看杂书，喜欢集邮和收藏书画，喜欢体育，尤其喜欢看足球赛，喜欢种树养花。他有一套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和一些植物学的书，空闲时常常翻阅，所以说得出各种植物和花卉的名称和产地。他喜欢在案头和室内插上鲜花，喜欢有香味的玫瑰花和火红色的石榴花。

爸爸和妈妈都喜欢小动物，从我们记事起，家里就养过黄莺鸟、小鸡、兔子和狗。当然养得最多的还是猫。爸爸和冰心阿姨都是“爱猫家”。冰心喜欢白猫，爸爸喜欢黄猫，两人谈起猫来是津津乐道，为白猫更好还是黄猫更好而争论，那认真劲儿简直像天真

的孩子。关于爸爸养猫，朋友家有很多传闻。解放后，生活安定了，家里就少不了猫。刚到北京的时候养的是一只叫作“鞭打绣球”的白猫，后来在文革前养过一只叫“博博”的黄猫，它在“文革”中到处流浪，几乎不回家。1975年爸爸回来后，它忽然赶回家看望爸爸，但第二天就死了，我们全家都很感动，爸爸更是唏嘘不已。从此以后爸爸只养黄猫，偏爱黄猫。他养猫很人格化，要给他们“自由”，让他们上房顶“自由恋爱”，不许骗猫。春天屋顶上闹猫，他的猫通宵不归，他就真地着急，叫孩子们上房去找。要是猫回来了，全家都兴奋，爸爸还要和它对上几句话：“你们昨天晚上是开会了吗？开得这么晚！”“你们是在屋顶上开舞会吧，这么大声。”

爸爸养的最后一只黄猫叫“乖乖”，他住院时也丢了。旦华为爸爸又找来一只小黄猫，想等爸爸回家后给他做个伴。可惜爸爸没能见到它，现在，这只小黄猫已经长成一只漂亮的大黄猫了。它好像通灵性似的，常常到爸爸的卧室去陪他，躺在爸爸的床上，有时还静静地躺在爸爸的骨灰盒旁，让爸爸不寂寞，也许这只黄猫和我们一样，觉得爸爸仍在这个家中。

夏天来到了，爸爸窗前的爬山虎爬满了整面墙，甚至把那小院都铺上了厚厚的绿色地毯，爸爸夏天爱听蛐蛐叫，我们家今年的蛐蛐叫声特别清脆，爸爸，你听见了吗？

原载《浙江日报》1995年11月1日

目录

出版说明·····	001
-----------	-----

我们的爸爸夏衍（代序）·····	001
------------------	-----

1931 年

1. 致钱歌川（1931 年 3 月 4 日）·····	001
------------------------------	-----

1939 年

2. 致鹿地亘（1939 年 6 月 1 日）·····	002
------------------------------	-----

1940 年

3. 致于伶（1939—1940 年）·····	005
--------------------------	-----

1941 年

4. 致王仿子（1941 年 10 月 22 日）·····	006
--------------------------------	-----

1947 年

5. 致张石川（1947 年 9 月 3 日）·····	007
------------------------------	-----

1948 年

6. 致黄苗子、郁风（1948 年）·····	008
-------------------------	-----

1951 年

- 7. 致潘汉年、董慧（1951 年 4 月 27 日）…… 009
- 8. 致潘汉年（1951 年 5 月 19 日）…… 010
- 9. 致潘汉年（1951 年 6 月 19 日）…… 010

1952 年

- 10. 致周扬（1952 年 5 月 4 日）…… 012
- 11. 致周扬（1952 年 5 月 29 日）…… 012

1953 年

- 12. 致陈鲤庭（1953 年 5 月 19 日）…… 015

1954 年

- 13. 致董慧、潘汉年（1954 年 2 月 4 日）…… 016
- 14. 致潘汉年（1954 年 11 月 26 日）…… 017

1955 年

- 15. 致艾明之（1955 年 3 月 4 日）* …… 018

1956 年

- 16. 致田方（1956 年）…… 019
- 17. 致汪洋（1956 年）…… 020

1959 年

- 18. 致汪洋、韦明（1959 年 5 月）…… 023

1962 年

- 19. 致萧珊（1962 年 2 月 27 日）*…… 025
- 20. 致袁鹰（1962 年 4 月 25 日）…… 025
- 21. 致袁鹰（1962 年 5 月 8 日）…… 026

1963 年	
22. 致汪洋 (1963 年 6 月 14 日)	027
1964 年	
23. 致陈荒煤 (1964 年 7 月)	029
1975 年	
24. 致袁星华、姚芳瑜 (1975 年 8 月 14 日)	031
25. 致沈云轩 (1975 年 8 月 14 日)	032
26. 致袁星华、姚芳瑜 (1975 年 8 月 28 日)	033
27. 致沈云轩 (1975 年 9 月 25 日)	034
28. 致袁星华、姚芳瑜 (1975 年 9 月 25 日)	034
29. 致李灏 (1975 年 10 月 25 日)	035
30. 致袁星华、姚芳瑜 (1975 年 10 月 26 日)	036
31. 致蔡尚德 (1975 年 11 月 2 日)	037
32. 致李灏 (1975 年)	037
1976 年	
33. 致沈云轩 (1976 年 1 月 2 日)	039
34. 致袁星华、姚芳瑜等 (1976 年 2 月 4 日)	039
35. 致袁星华、姚芳瑜 (1976 年 5 月 14 日)	040
36. 致袁星华、姚芳瑜 (1976 年 8 月 6 日)	041
37. 致袁星华、姚芳瑜等 (1976 年 8 月 12 日)	042
38. 致袁星华、姚芳瑜等 (1976 年 9 月 10 日)	042

39. 致袁星华、姚芳瑜（1976年10月3日）…… 043

40. 致袁星华、姚芳瑜（1976年11月4日）…… 045

1977年

41. 致袁星华、姚芳瑜（1977年1月30日）…… 047

42. 致李灏（1977年5月1日）…… 047

43. 致吴也飞、蔡尚德等（1977年8月10日）
…… 048

44. 致王仿子（1977年8月10日）…… 049

45. 致李子云（1977年8月11日）…… 050

46. 致邓小平（1977年8月15日）…… 051

47. 致李灏（1977年8月22日）…… 053

48. 致李子云（1977年9月2日）…… 054

49. 致李子云（1977年9月16日）…… 056

50. 致袁星华、姚芳瑜（1977年9月29日）…… 057

51. 致李子云（1977年10月20日）…… 057

52. 致李子云（1977年10月26日）…… 059

53. 致李子云（1977年10月31日）…… 060

54. 致李子云（1977年11月22日）…… 063

1978年

55. 致李子云（1978年1月15日）…… 065

56. 致李子云（1978年2月10日）…… 066

57. 致李子云（1978年2月28日）…… 067

58. 致袁星华、姚芳瑜（1978年3月6日）…… 068

59. 致李子云 (1978 年 3 月 23 日)	069
60. 致任伯尊 (1977 或 1978 年 3 月 30 日)	070
61. 致李子云 (1978 年 4 月 1 日)	071
62. 致蔡尚俭 (1978 年 5 月 5 日)	072
63. 致袁星华、姚芳瑜等 (1978 年 8 月 9 日)	072
64. 致沈云轩、袁星华等 (1978 年 9 月 12 日)	073
65. 致孟波 (1978 年 11 月 14 日) *	074
66. 致袁鹰 (1978 年 11 月 28 日)	075
67. 致李子云 (1978 年 12 月 16 日)	076
1979 年	
68. 致袁鹰 (1979 年 1 月 12 日)	078
69. 致李子云 (1979 年 6 月 14 日)	078
70. 致李子云 (1979 年 7 月 6 日)	079
71. 致李子云 (1979 年 7 月 14 日)	081
72. 致李子云 (1979 年 8 月 15 日)	082
73. 致柯灵 (1979 年 8 月 29 日)	082
74. 致李子云 (1979 年 9 月 2 日)	084
75. 致姜德明 (1979 年 9 月 4 日)	085
76. 致李子云 (1979 年 ? 月 1 日)	085
77. 致茅盾 (1979 年 12 月 9 日)	086
1980 年	
78. 致谢谷沛 (1980 年 2 月 20 日)	087

79. 致周扬 (1980 年 2 月 20 日)	088
80. 致姜德明 (1980 年 3 月 15 日)	089
81. 致谷牧 (1980 年 8 月 23 日)	090
82. 致魏绍昌 (1980 年 8 月 25 日)	092
83. 致阿部幸夫 (1980 年 10 月 31 日)	094
1981 年	
84. 致李子云 (1981 年 3 月 21 日)	095
85. 致李子云 (1981 年 4 月 15 日)	096
86. 致李子云 (1981 年 4 月 25 日)	096
87. 致吴强 (1981 年 5 月 22 日)	097
88. 致谷牧、万里等 (1981 年 7 月 14 日)	097
89. 致何文今 (1981 年 7 月 14 日)	098
90. 致袁鹰 (1981 年 7 月 17 日)	099
91. 致李子云 (1981 年 8 月 1 日)	099
92. 致姜德明 (1981 年 12 月 8 日)	100
93. 致李子云 (1981 年 ? 月 9 日)	101
94. 致沈宁 (1981 年 ? 月 26 日)	101
95. 致李子云 (1981 年 12 月 29 日)	102
96. 致李子云 (1981 年)	103
1982 年	
97. 致姜德明 (1982 年 2 月 7 日)	105
98. 致李子云 (1982 年 2 月 10 日)	105
99. 致姜德明、顾家熙 (1982 年 3 月 17 日)	106